

笔走龙蛇

艾群 / 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偏远古城夕照戏台上残留的一幅楹联：“想当年那段情由似曾相识，看今朝这般关目或许许有之……”

群众出版社

筆走龍蛇

艾群 / 著

著

群众出版社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走龙蛇 / 艾群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4

ISBN 7-5014-3522-7

I. 笔… II. 艾…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480 号

笔走龙蛇

艾群 著

责任编辑 / 孟向荣

封面设计 / 王紫华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qzchs.com

信 箱 / qzs@qzch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9.375 印张 224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7-5014-3522-7 / I · 1492

定价: 18.00 元



艾群 笔名衔枚、布衣、李文、衔枚疾走等。北京人，1945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2年参加公安工作，1984年参与创建人民公安报，曾先后担任人民公安报社副总编辑、群众出版社总编辑。现已退休。高级编辑、一级警监。著有报告文学集《凤凰餐厅的怪客》、长篇纪实文学《京都预审官》、长篇小说《使用化名的女人》、戏曲《瓜园客》《春寒》《血溅佛堂》（与人合著）、电视连续剧《京都预审员》。本书是作者已发表的报刊言论文集。



序

高建平（文学博士）

艾群先生通过电子邮件传来《笔走龙蛇》的目录和重点文章，约我作序。初看篇目，似曾相识，很快认出哪些曾经发表在《人民公安报》、《北京晚报》等报纸、刊物上，哪些曾刊登在我主办的《我们》、《中日名流》等海外报刊上。于是一种挚友情愫油然而生。

我与艾群先生相识于1984年，他正参与创办《人民公安报》，由于我的一篇稿子而结下不解之缘。随后目睹他发起组织首届公安文学大奖赛，组织青岛公安文学创作笔会，与《文艺报》共同举办公安文学评论征文等活动，提出“树旗帜、抓队伍、出作品”的工作口号，亲力亲行，二十年如一日，堪称公安文学的倡导者和鼓吹者。

艾群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又是书香门第，在这块丰厚文化传承的沃土上沐浴熏陶，有幸亲眼观看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李少春、侯宝林、高元钧等大师级艺术家的经典演出，加之北京大学这样高深学府的教化滋养（当年北大中文系是全国高考文科最高录取分数线），亲耳聆听魏建功、杨晦、王力、季镇淮、林庚、王瑶等大牌教授的经典讲课，从而造就了他广博深厚的文化素养。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二十余年，编稿不计其数，写稿百余



万言。仅从本书收入的文章看，他的社论、评论言近旨远荦荦大端，他的随笔、散文娓娓动听妙趣横生。他还有小说、戏剧、曲艺、通讯、报告文学、电视剧等多种创作，可惜限于体裁不能收入本书。

1993年我负笈东渡，自此相见无多，但是书信不断。我关注他，是关注祖国；他关注我，是关注世界。他曾向我兴致勃勃描绘创办报业集团的愿景，向我一往情深地述说创办出版发行集团的宏图。然而他终于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他的遗憾、痛惜与沮丧透过通讯渠道感动了大海这一边的我。壮志未酬是很多书会才人不断重复的活剧，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不幸的。但是从此可以自由地选择题材，可以致力于精品的创作，又是一件真正的幸事。

艾群先生的人生态度尤其让我钦佩。他在收于本书中的《杨老先生的三句箴言》一文中写了杨晦老先生在“文革”中的一段“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惨痛经历之后议论道：

“后来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逐渐体会到，其实这一辈子都在被‘有理说不清’所困扰，而‘有理说得清’不啻是一辈子面临的课题。如今我已画上人生的一个句号，闲云野鹤，道骨仙风。有兴趣破解这个永久的课题聊以解闷……有理说得清才是真能耐啊。”

“与此同时，我也愿把老先生的三句箴言转赠来者。佛家讲三昧，这也是书生秀士的三昧箴言吧。于是得诗一首：

“笔走龙蛇三十年，一言封喉岂笑谈；

忍把浮名换低唱，三昧箴言遣纸端。”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谈“深刻的人生意识”，殊不知，艾群先生的这种历经深刻，然后大彻大悟，尔后又能够孜孜以求地去继续“破解”，并以“散淡”的心态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来者，这样的豁达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艾群先生善于思考，勤于写作，追求不懈的精神也让我敬佩。他的文章有青年人那样深邃、敏捷的思考，有青年人那样的激情，更有青年人所不具备的言简意赅，通透老到。在自然规律面前，他终究是文坛的常青藤，我不仅相信他的新作会很快问世，而且将努力向他学习、看齐。

艾群先生二十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关怀更是令我感动和难以忘却。我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任教，1984年初夏向艾群先生主持的《人民公安报》投一篇稿，几天后就发表了，后来就越多，直至该报多次以整版篇幅发表我的评论文章，并邀请我担任《人民公安报》特约评论员。1986年底在福建的一次会议上，艾群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说：“高建平来的稿，我一般先不看，直接让他们排版。”其时我和他才第一次谋面，这种信任和知遇之恩，我怎能忘怀。东渡以后，我也办刊物，他总是热情惠稿，积极支持。直至创办《中日名流》杂志，艾群先生更是出主意，想办法，为我张罗，不仅自己写稿，还为我约作者，联络上上下下多方的关系，使杂志得以健康地成长。为了报答艾群先生的知遇之恩，我在国际电话中跟他说：“你的大作，《中日名流》杂志一律照发。”他却谦逊地回答：“你也要看看是不是适合海外读者的口味。”他的谦谦君子之风由此可见一斑。回首往事，纸短情长。想说和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无奈我马上要去中国的吉林、苏州、南京等地出差，完成《中日名流》杂志新战略的第一批大项目，出发之前除了要修改几个《策划案》之外，还要紧急安排人马，所以只能到此打住了。感谢艾群先生给了我这个“偷得浮生半日闲”，得以回顾过往，诉说深埋于心之情愫的机会。

是为序。

2005年8月5日凌晨5点写毕于名古屋

我们的心桥（代序）

（美）杰弗里·金克利 博士

1945年9月2日9时，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盟军受降仪式，司仪的美军将领大声命令：“日本外相重光葵听着，我命令你在日本国投降书的指定位置签字！”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时刻。最近我才知道，我的朋友艾群先生赶巧也是在这一天出生。所以，他说他该退休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与艾群交往二十年，他发来电子邮件，说他要出个报刊言论文集，问我有没有兴趣写点什么。我说当然应该写，我很有兴趣。我的治学方向是东方文化，对沈从文和《边城》等中国文学做过多年的专题研究，早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1986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介绍，请艾群给我谈谈中国法制文学的状况，当时他在《人民公安报》任职，我住在体育馆路的小旅馆。一见面他免去中国人惯有的寒暄，操着一口鲜活的北京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尔后的十余年中，我们书信往来，他把一些急需的书目寄给我。我著作的《中国法制文学》一书，包含着他的帮助。后来我又确立了“中国反腐败文学”的课题，希望他联系让我见到中国的著名作家张平、陆天明和陈放。2001年的春天，经他运作，终于使我如愿以偿。他用车载着我在偌大的北京，迎着扑面而来的杨絮东奔西走，与三位当



红作家分别交谈，令我受益匪浅。

艾群珍爱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对西方文化又抱有很高的热情。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主张中国的诗词歌赋等传统形式都可用于表现当今的内容；比如主张外国人学演京剧、昆曲和曲艺；比如主张文化事业产业化、教育事业产业化；比如主张文学不应只局限于一个阶层、一个民族、一个国度，应该追求一种超越族群超越国度超越地域，属于人类共同的题材和作品。

二十年的交往，使我在地球的这一端，感受到地球那一端的脉动与心律。二十年的交往，使我看到一个文明古国的深沉与谦逊、达观与宽容。二十年的交往，使我悟出一个道理：中西方之间没有打不通的隔阂，没有解不开的疙瘩，需要的是对话与交流，而文学的话题，是最好的心桥。

对于艾群的报刊言论文章，我读的不多。在有限的篇章里，我读出了“文如其人”。率真是他的性情，淡泊是他的风骨。我相信这部文集肯定会有很多看点，我期待着它的出版。

艾群曾跟我谈起他的创作计划和选题，那真是让我眼前一亮心中一热，可惜他一直忙于工作没有自己的写作时间。如今变成闲云野鹤，有了时间，祝愿他的大作陆续问世。那时候认认真真地写几篇研究文章理应是我的责无旁贷。

2005年9月20日草于纽约圣约翰大学

注：杰弗里·金克利，哈佛大学博士，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中文名金介甫。



目 录

序	高建平 (1)
我们的心桥 (代序) (美) 杰弗里·金克利	(1)
世说	(1)
杨老先生的三句箴言	(3)
六十年前的先进性	(6)
美是一种发现	(8)
不是哀乐的哀乐	(10)
诚信，我们在哪里失去了你	(14)
透视伪书	(17)
杨小姐的人权意识	(22)
手机短信有琢磨	(25)
留学的问题与海归的困境	(27)
找准位置 大有作为	(30)
谁来对我们孩子的安全负责	(33)
出游	(37)
欧洲：换一个视角	(39)



美国：警姿警容	(42)
日本：跪式服务	(45)
香港：匆匆的脚步	(47)
罗马尼亚：从黑海到喀尔巴阡山	(50)
故旧	(61)
大运河上永远留着他的身影	(63)
是他站在白云端	(66)
余辉映照在蓝盾上	(69)
送上一份祝愿 还上一份情	(72)
关于子宏之死	(76)
我的三位刘老师	(78)
刘烜先生与一句名言	(80)
喜马拉雅山那边的同学	(83)
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87)
北大二稀一干	(90)
不知怎样报答他	(94)
没有车能出行吗	(99)
小木楼没有消失	(101)
江城弄险	(103)
光与影的追求	(106)
漫评	(109)
人民不会忘记	(111)
最高的轻蔑是无言	(113)
呼唤一部文艺法的诞生	(116)
荒诞《伐子都》	(124)
痛失夕鹤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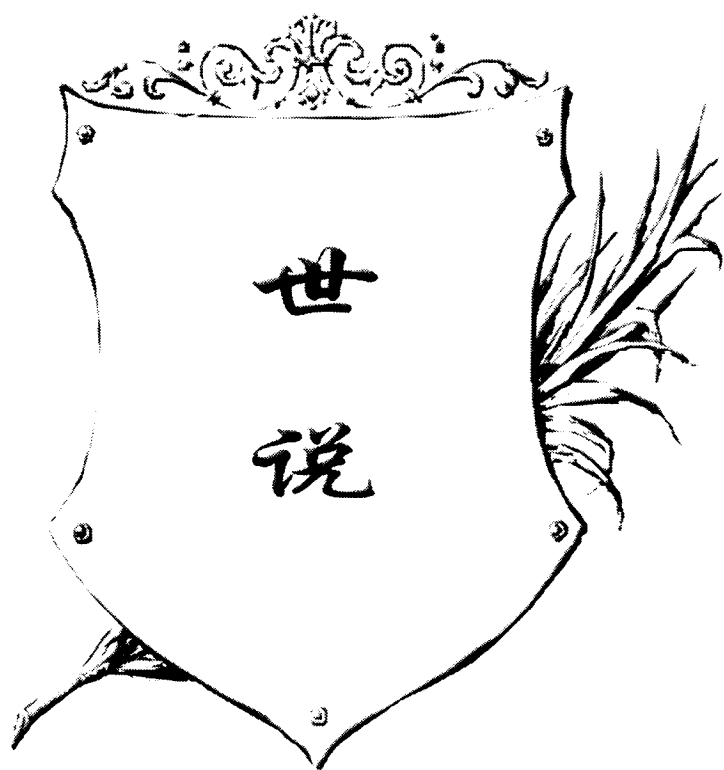
难得自审	(128)
大智大勇大能	(130)
让鲁迅的精神血脉在我们身上流淌	(132)
屈原 鲁迅 闻一多	(135)
该让少年犯演电影吗	(137)
《少年犯》的办法灵吗	(139)
摆脱模式	(141)
关注内部矛盾	(144)
刘克庄写宋慈	(147)
天安门前升国旗	(149)
想起了“和尚打平……”	(152)
足球场上的治安	(154)
演讲怎样才算好	(156)
小品创作当如此	(158)
透过《通览》看国学	(160)
差的就是精气神	(162)
 支招	 (165)
购买基金的四买四不买	(167)
关于私人侦探..... ..	(169)
怎样识别假警察	(174)
出国留学怎样防骗	(177)
移民之前须三思	(185)
要从严惩处杀害老年长辈的罪犯	(190)
 对台戏	 (193)
对台戏的由来	(195)
民工潮，欢迎你	(197)



民工潮，不如归去	(199)
警察请你笑一笑	(201)
警察不是微笑的职业	(203)
老外迷京剧，证明她的生命力	(205)
老外迷京剧，只是玩古董	(207)
高雅艺术，社会应扶植	(209)
高雅艺术，自己挣饭去	(211)
“戏说”，真潇洒	(213)
“戏说”太缺德	(215)
股票，没心思哄事	(217)
股票，何不玩一回	(219)
电脑，敲没了乐趣	(221)
电脑，好玩又方便	(223)
狗，你这可憎的畜生	(225)
狗，你这可爱的宠物	(227)
短论	(229)
众里寻他千百度	(231)
别拿国人当傻帽	(233)
裁判教我没法夸	(235)
何必强求一律	(237)
夏眠三怕	(238)
两个“老包”都要	(239)
写清楚 看明白	(240)
把自己也严进去	(241)
理智对输赢	(242)
新闻	(245)



谱写统一大业新篇章	(247)
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51)
案例报道怎样体现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253)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258)
对准突破口	(262)
说“案例”	(265)
走出方庄看世界 南粤吹来改革风	(268)
褒贬	(275)
战地浪漫曲	爱 霖 (277)
公安文学的鼓吹者	宏 伟 (281)
后记	(285)



杨老先生的三句箴言

“五四运动”第一个翻墙而过、火烧赵家楼的少年英雄，后来创办沉钟社受到鲁迅的嘉许，再后来是我的系主任。1963年开学典礼上这位老先生很不合时宜地说，你们要学李希凡别学姚文元。南姚北李是当时蹿红的两名年轻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是毛泽东奖掖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另一个是蓝翎），他后来注重学术研究。姚文元则一直热衷于政治思想批判，大棒子抡得四面生风。老先生的意思是倡导学习李希凡做学问，不学姚文元玩政治。那已经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老先生单纯得像孩子，完全没有政治敏感，在不同场合经常这样脱口而出。不承想“文化大革命”呼啸而来，恰恰是他不待见的姚文元则是权倾朝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呼风唤雨炙手可热，这句话就成了老先生诸多反革命罪状中赖不掉的恶毒一条，让他没少受皮肉之苦。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姚文元一门心思谋划他们的悠悠大事，位高权重没工夫跟一个过了气的老先生作计较。可是对于他的学生来说，学李不学姚始终被尊为信条，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看够了一幕幕人间活剧，越发觉得老先生说得对，有先见之明，是妙语纶音，是劝世箴言。

四十多年前的那天，老先生还有一句教诲令我铭记至今，“中文系的，今后要靠写稿子挣钱养活自己。”这在千字三元稿酬